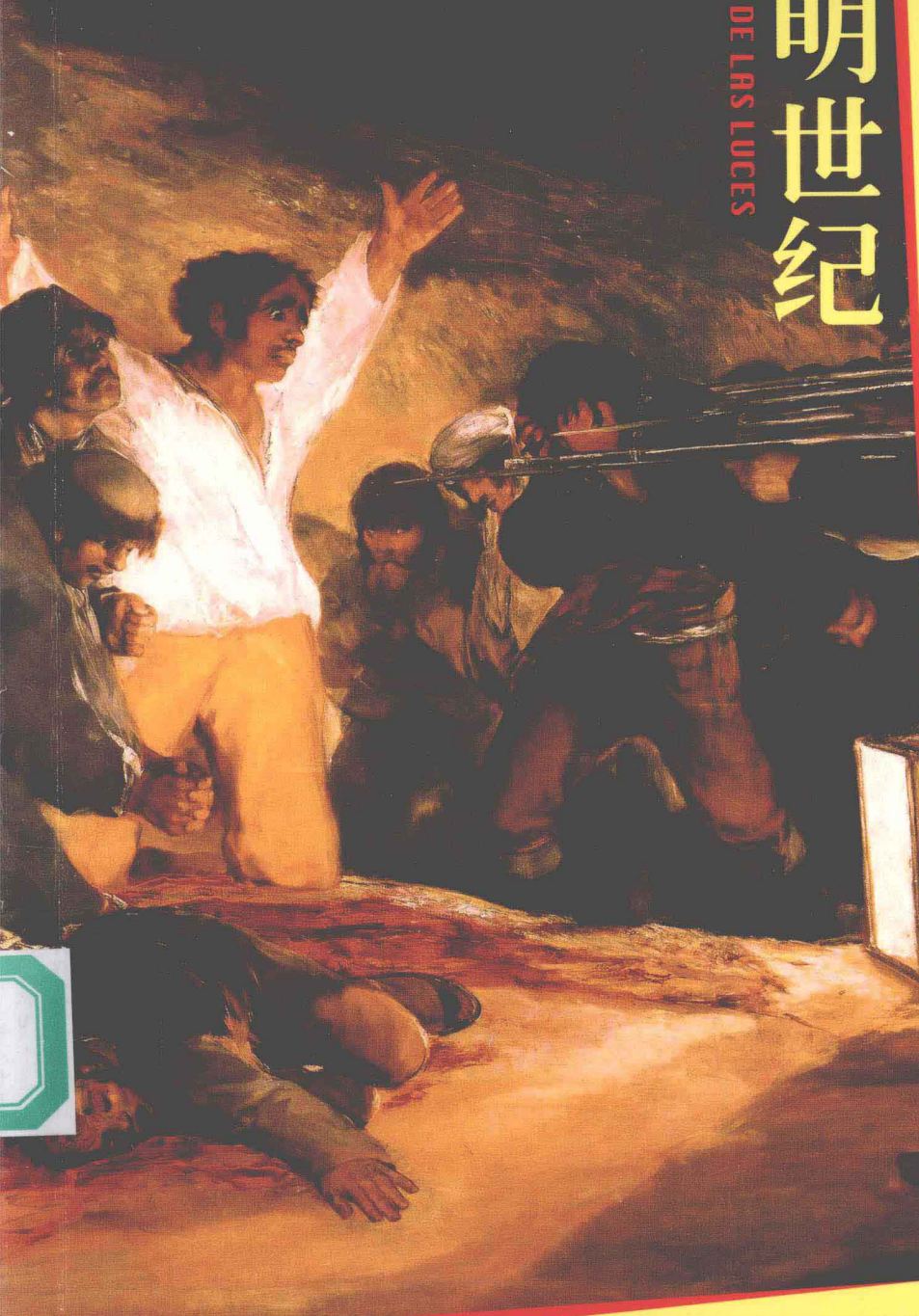


光明世纪

EL SIGLO DE LAS LUCES

阿莱霍·卡彭铁尔 著 Alejo Carpentier 刘玉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El Siglo De Las Luces

光明世纪

[古巴] 阿莱霍·卡彭铁尔

Alejo Carpentier 著

刘玉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4284 号

Alejo Carpentier
El Siglo de las Luces

Copyright © Fundación Alejo Carpentier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明世纪/(古)卡彭铁尔著;刘玉树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237-6

I. ①光…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古
巴-现代 IV. ①I7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9845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姚云青
责任编辑:胡真才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8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37-6
定 价 35.00 元



献给我的妻子

莉丽娅

没有白费唇舌。

——《华美集》^①

^① 《华美集》，13世纪有名的宗教传说著作，据现代考证，作者是西班牙神秘哲学家摩西·德·莱翁。

今晚我看到断头机^①重新架设起来了。^②那是在船头上，断头机像一扇向辽阔天空敞开的大门。在如此平静而有节奏地晃动着的海面上，风给我们送来了泥土气息；船载着我们，朝着它的方向缓缓前进，宛如陷入了昏睡，不知有昨日和明日。时间停滞在北极星、大熊星座和南十字星座之间。不过，究竟是否是这些星座，我并不清楚，因为我的本职工作不是研究天文。天上繁星密布，它们闪闪烁烁，交相辉映，在满月的清辉中向世人暗示着吉凶祸福；而这圆圆的玉盘却因银河白光的映照而显得苍白……那“大门”没有门板，只有门楣和框架，铡刀悬挂在门框上端，像倒置的上半截山墙，又似一个颠倒的黑黝黝的三角形。铡刀的斜面刃锋利而又冰冷。那赤裸裸的简陋框架重新矗立在人们的梦境之中，它在这里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有干系，是对我们的警示。我们曾经把它摞得远远的，搁置在船艙上，任凭四月的北风吹刮。而现在它却像导航员一样出现在船头——它具有

① 断头机是指砍头的装置，把断头机安置在台上后，才称断头台。断头机架设起来后，像个门框。

② 本文是这部小说的引子，是小说中主人公之一埃斯特万在跟随另一主人公维克托·于格乘船由法国赴加勒比海瓜德罗普（即瓜达尔佩，此处从法文译法，下同。）岛途中的回忆和感叹。在这引子中，“某人”、“掌权人”和“统治者”，都是指维克托·于格。

相当精确的平行线和完美的几何形状，酷似一架高大的导航仪。不过，现在既无旗帜也无鞞鼓以及乱哄哄的人群与它作伴。它体会不到那边^①人们的喜怒哀乐；在那边，每当嘎吱嘎吱响着的囚车在咚咚的鼓声中驶向刑场时，一大群人围绕着它，似乎在上演一出古老的悲剧。而在这边，此“门”处在护符般的船头纹饰上方，面对着夜幕，在斜面刃反光的映照下，孤零零地站着，木制门框形成了衬托星空的框架。波涛涌来，又擦着船身分开，随即在我们后面合拢。这持续不断、有节奏的浪涛声，因其持久而酷似寂静，这是人类在听不到类似自己的声音时误以为的寂静。这是具有活力、搏动着的、丰满的寂静，而不是那种戛然而止、硬生生的寂静……突然，那斜面刃呼地一声落下，横梁完全呈现在门框顶端，真正成了门楣。原来那是“掌权人”开动机关，把钢刀放下的。他嘟嘟囔囔地说：“要小心，不要溅上海水。”他把沥青涂面的大布套从上面放下，把“门”罩住。海风送来那岛上带有腐殖质、粪便、谷穗和树脂的泥土气息。数百年前，那个海岛已置于瓜德罗普圣母的保护之下，无论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卡塞雷斯，还是在美洲的特佩雅，都有一个瓜德罗普圣母像站立在天使托着的月形拱门的上方^②。

三年过去了，我的少年时代也结束了，那时所熟悉的景物都离

① “那边”，指法国本土。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在断头台上处决人犯时，常有人群围观。

② 卡塞雷斯是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城市，特佩雅是墨西哥城的宗教圣地。最初到达加勒比海的西班牙人中，不少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他们把供奉瓜德罗普圣母的习俗带到了美洲。“那个海岛”指当时的法国殖民地瓜德罗普岛。哥伦布在1493年11月14日发现该岛，以瓜达卢佩圣母的名字命名该岛（西班牙文为Guadalupe（瓜达卢佩），而法文则为Guadeloupe（瓜德罗普），亦即“置于瓜达卢佩圣母的保护之下”）。该岛在163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46年成为法国的海外省。

我十分遥远，就像某天晚上“某人”在猛烈的敲门声中来到我家之前我所患的病痛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一样，就像这位严肃的“统治者”过去曾是我生活的见证人、向导和启蒙者而现在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一样。他现在就躺在断头机旁边的甲板上，那罩在布套里的黑色长方形断头机，随着波浪的起伏而摇晃着……有时水面被鱼鳞的闪光或浮游马尾藻团的反光照亮……

{ 目 录 }

今晚我看到断头机重新架设起来了……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81

第三章 165

第四章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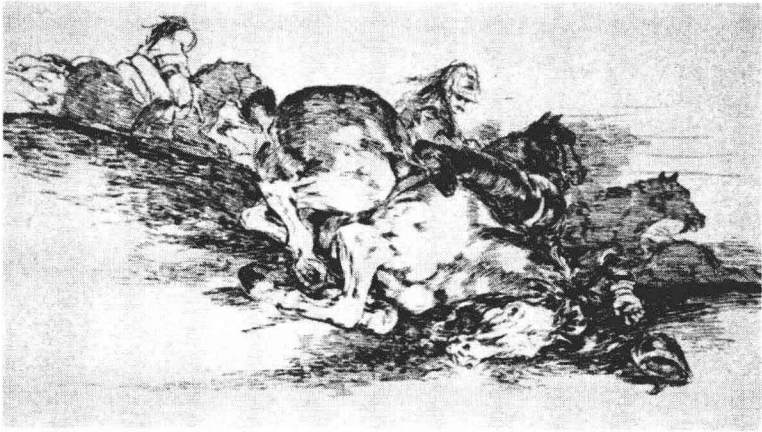
第五章 245

第六章 291

第七章 331

关于维克托·于格的历史真实性 343

{ 第一章 }



小船在午后酷热的阳光下向海湾那边驶去。在船上，有的人穿着全套礼服，有的人哭泣，还有人说，死生有命啊……在那少年的身后，遗嘱执行人不等对于死亡的感叹在船上造成忧郁的气氛，又以悲切的声音查点悼亡经文、举十字架的人、祭品、服装、烛台、用以覆盖灵柩的布、花束、丧葬登记簿，以及安魂曲谱集。波浪反射的阳光由于泡沫的作用而闪闪烁烁，十分刺眼。船舱内外一片灼热，连眼睛和每一个汗毛孔都感到发烫，手放到船舷上也感到炙热。那少年身穿赶制的丧服（还在散发着昨天染色的染料味），望着这座城。多奇怪，在这光线反射强烈、投射着长长影子的时刻，此城竟像一盏高大的巴罗克式街灯，灯上绿色、红色和橙色的玻璃给阳台、拱门、圆屋顶、屋顶凉台和百叶窗涂上了恍惚迷离的色彩。自从因最近的欧洲战争而发了横财的居民们掀起狂热的建房潮以来，城里总是到处都耸立着脚手架，码放着木料以及泥瓦工使用的木杈和高杆。这是个永远都沉湎于风的城市，无论海上来的风还是陆上刮的风都受欢迎。人们甫感凉风吹来，便把大大小小各色门窗统统打开。吊灯、多烛台灯、带流苏的灯、玻璃珠帘子以及风向标都叮叮当当、哗啦啦地响起来，宣告风来了。于是，芭蕉扇、中国绢扇和花纸扇便都停止扇风。但是，当凉意在转瞬间消失，空气在居室的高墙之间重新停滞的时候，人们又要干起那搅动空气的活儿来。这里，在黎明的瞬间，阳光就凝聚为热力，穿过窗帘，透过蚊帐，射进深宅内院。不过，现在是雨季，午

间暴雨（那真是倾盆大雨，雷鸣电闪）过后，云消天霁，街衢泡汤，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又闷热起来。宫殿楼宇以其有石刻图饰的楹柱而骄傲，可是在这几个月中也不得不站立在淤泥之中，听凭污泥涂抹，浑身像长满了难以治愈的疮疤。到处都是水坑，车辆驶过时，溅起的一块块泥巴，射向大门、栅栏；水坑之间污水横溢，泛起恶臭，殃及人行便道。那些大家宅第饰有漂亮的大理石，有五光十色的嵌花地板，窗子的铁栅如攀缘植物一样附着在窗上而丝毫不显出一根根铁条，楼宇尽管如此华美，但一旦屋檐滴水，溅起陈年泥淖中的泥浆，也难免不染上污泥……卡洛斯在想，那么多参加守灵的人为了穿过拐角处，都必须在淤泥里铺设的木板上行走，或者踏着一块块大石头跳过去，才能避免鞋子陷入泥淖。外地人一旦在灯红酒绿、美女如云的舞厅、客栈和赌场里混上三天，就会夸赞此城是多姿多彩、令人无忧的乐土。但是，无论谁仅需在此熬上一年，就会尝到尘土、泥浆和咸水的苦头。那咸水能使门环变绿，侵蚀铁器，腐蚀银器，使古老的木刻上长出蘑菇。而那些绘画和蚀刻画原本因受潮而起伏不平，罩在其上的玻璃失去光泽以后，就总似因冷风吹过而蒙上了水汽一般。那边，在圣弗朗西斯科码头上，刚刚停靠了一艘美国船，卡洛斯不假思索地念那船名：箭号^①。……遗嘱执行人仍在回味着葬礼的规模，那当然是很有排场的，完全与一个具有诸多美德的人相称：有那么多教堂司事和辅祭、那么多显贵人出席，场面那么隆重；百货商行里的那些雇员从唱祈祷《圣诗》到念亡灵弥撒经文，都哭泣有度，有男士风度，符合男士身份……然而，那儿子却心不在焉，满心的不高兴，一脸的倦容。他从拂晓起就骑着马在大道小径上

① 原文为英文。

奔走，不停地奔走。今晨他刚到庄园（那里的幽静给他获得独立的感觉，在那里他可以在烛光下用笛子吹奏他的奏鸣曲，直至清晨而不会影响他人），消息就到了；尽管不会马上安葬，但他不得不快马加鞭赶回来。遗嘱执行人说：“令人难过的详情我就不讲了，但是绝不能拖延。只有我和堪称楷模的令姐离灵柩这么近守灵……”卡洛斯想到守丧，在一年的丧期内，他从最好的笛子产地购得的笛子只能躺在黑色胶布面的匣子里了，原因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必须遵照“哪里有悲痛，那里就不得奏乐”的愚蠢主张办事。父亲的去世将夺去他所喜爱的一切，改变他的目标，使他脱离梦幻。他这个对算账一无所知的人必须干起买卖的行当，穿着黑色丧服，坐在沾满墨迹的写字台后面，身边围着伤心的簿记员和职员们；这些人因彼此都太熟悉而无话可说。他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决心再过几天就搭乘便船，毫无顾忌地不辞而去。他正想到这里，小船便拴在一个木桩上了。雷米休哭丧着脸正在那里等候，他的草帽上缀着一个表示哀悼的花结。马车一上大街就搅得泥浆四溅。海水味儿闻不到了，代之而来的是大房子里冒出来的气味，那里堆放着皮革、腌肉、蜂蜡块、黑色砂糖、长期存放在阴暗角落里而发了芽的葱头，以及在过磅时洒落的绿咖啡豆和可可豆。一阵铃声响彻傍晚的天空，紧接着照例走过一群群被挤过奶的奶牛，它们是在回城外牧场去。那冒着烟的劈柴，被踩踏的牛粪，湿漉漉的帆布帐篷，皮革制品厂的皮革，以及挂在窗口的金丝鸟笼里的草籽，这一切都在强烈地表明，现在已临近傍晚。晚霞在黑夜突然降临以前，会把天空映得通红。泡湿的瓦片散发着土腥味，依然湿乎乎的墙壁散发着陈年青苔味。拐角处食品摊上的油炸食品散发着沸油味，咖啡豆炒炉散发着香料岛^①上的篝火气息。从

^① 香料岛，指格林纳达岛。

炒炉冒出的黑烟，一团团冲向古式建筑物的飞檐，滞留在栏杆之间，仿佛一团热雾围绕在钟楼上某个圣徒像的四周。腌肉散发的味儿很独特。到处都有腌肉，所有地下室和地窖里都储存着腌肉，那刺鼻的味儿满城都是，连宫殿大宅里也是如此，窗帘都被熏上了这种味儿，演歌剧时点燃教堂里用的熏香，也抵消不了这种味儿。腌肉、污泥和苍蝇是此城的灾害，然而，这里却是世界船舶的集散地。卡洛斯在想，那些站在沾满红泥巴基座上的雕像倒是挺悠闲的。突然，从一条死胡同口冒出烟叶的幽香，像是针对腌肉的解毒剂。烟草是堆放在棚子里的，用绳子紧紧地捆着，绳子打的结磨损着烟叶，叶面上还带着绿色，捆儿上鼓起的部分有浅黄色斑点。烟叶在被腌肉分割包围之中依然活生生地保持着本色。他总算吸进了一口喜欢的味儿，还夹带着吸进了小教堂拐角处新设的咖啡炒炉里冒出的烟味。卡洛斯想到现在正等待着他的那种平淡生活，就感觉很郁闷：他将不能吹奏他的乐曲，被迫生活在这个海外都市之中，这无异于生活在岛中之岛^①。四周有大洋包围，阻挡着任何可能进行的冒险活动；这等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葬送在腌肉、葱头和咸水的恶臭之中，成为父亲的牺牲品，因而他责备父亲——这样做是多么荒唐——死得太早。生活在这个岛上，生活在一块与其他土地无道路相通的土地上，会产生被关押之感。如果有路相通，他是能到别的地方去的，无论是乘车、骑马或步行，都可以穿越边界，在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思想诱惑下，朝着自己愿去的方向前行，每天在不同的地方住宿；也许在某个城市会被一个昨日尚默默无闻而今日蹿红的女演员的躯体所吸引，便一连数月一个一个剧院跟

^① 当时古巴是西班牙的海外领地，所以称哈瓦那为海外都市。作者把哈瓦那比作古巴岛上的孤岛，所以有“岛中之岛”之说。

踪她，同小丑们一起过着不安定的生活……马车弯弯曲曲走了一程，来到一个拐角处，那里有一所房子，屋顶上竖着被咸水侵蚀得发绿的十字架；转过弯，车停在一个用许多钉子加固的大门前，门环上挂着一条黑布。门廊、前厅和院子的地上撒了一层花，那是从花圈和花束上掉下的茉莉花、晚香玉、白石竹花和千日红。在大厅里，索菲娅等候着，她眼窝发黑，身上裹着一件过于宽大的丧服，仿佛被夹在两块纸板中一样。她的身边围着第二圣芳济会^①的修女们。修女们见有人到来，便突然勤快起来，喷洒起蜜蜂花水、柠檬花香精以及晶体香一类浸剂。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升天的已经升天了，老天是赏罚分明的，活在世上的人要有勇气生活，要想得开，要忍耐。“现在我就当你们的父亲，”遗嘱执行人在悬挂着家庭照片的墙角那里带着哭腔说。圣灵钟楼的钟敲响了七点，索菲娅做了个辞别的手势，其余人都明白了，便默默地退到前厅去。“你们如果需要什么……”堂柯斯梅说，“你们如果需要什么……”修女们说。大门关上，门上的门闩都插上了。卡洛斯和索菲娅穿过院子。院里有两棵棕榈，在芋头植株群中犹如与其他建筑物不相协调的两根柱子。棕榈树冠在开始降临的夜色中显得模模糊糊。他们走进马厩隔壁的房间，这可能是家中最潮湿、最昏暗的房间，然而也是埃斯特万有时候能在里面睡一夜好觉而不犯病的唯一房间。

可是，现在他抓着最高的窗柱，挂在那里，拉长着身子，趴在墙上受罪。他光着脊梁，鼓起一根根肋骨，仅在腰间围一条大披巾，胸腔发出嘶哑的哨声，这声音奇怪地变成同时响着的两个音色，而有时又变成哼哼声。他两手还在窗栅上寻找着更高的铁柱，似乎那显露着紫色血管的身子

^① 圣芳济会，天主教托钵会，为女修道者所设。

还需拉得瘦长一些。面临这药石对之无奈的病痛，索菲娅束手无策，只能用清水浸湿的毛巾给病人擦额角和脸颊。稍顷，他放开手，沿着窗柱滑下，姐弟俩把他扶住，埃斯特万躺在藤椅里，睁大眼睛，黑眼珠死死地瞪着，却视而不见。他的指甲发紫，肩膀耸得高高的，几乎盖住耳朵，脖子缩了进去，两膝竭力向外分开，两肘向前伸去，皮肤蜡黄，那模样就像原始绘画上画的苦行主义者在拼命磨炼自己的皮肉。“这是可恶的熏香引发的，”索菲娅说着，闻闻埃斯特万放在一张椅子上的黑衣服，“我见他在教堂里开始憋气的时候……”她没有说下去，她回忆起这病人无法忍受的烟味是在父亲隆重的葬礼上焚烧的熏香散发的，而主教在悼词中称父亲为最和蔼的父亲、善良的榜样、男士的楷模，于是她默然了。埃斯特万现在把胳膊搁在用床单拧成的绳子上，绳子两头拴在墙上的铁环上。从他孩提时起，在他犯病时，索菲娅就用玩具逗他：有站在八音盒上的小牧羊女；有断了弦的猴子乐队；有载着乘客的气球——把气球挂在天花板上，拉动绳子，气球就会升降；有青蛙在青铜平台上跳舞的闹钟；还有木偶剧，其布景是地中海的一个港口。木偶剧里的土耳其人、宪警、女侍者和大胡子汉子横七竖八地躺在舞台上；这个掉了脑袋，那个头发被蟑螂咬掉，还有的没有了胳膊，小丑的眼睛和鼻子流着被白蚁咬啮的木屑。望着这些玩具，那股因被压垮而产生的悲哀感更加强了。埃斯特万已经滑倒在地上，瘫软无力，充分享受着石板的凉意。索菲娅蹲下去，撑开裙子，把埃斯特万的头托到膝盖上。“我不回修道院去了，”索菲娅说，“这里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